

三年

李韻如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初版

定價國幣陸角

著者 李 韻 如

發行者 趙 濟 生

印刷者 北京燕生印刷社

西單堂子胡同
電 西 二 八 一 號

代售者 各省大書局

版 權
所 有

自序

昨晚我收到我父親一封信，說：「……………此書出版時，務必寫一自序；無序等於窗無帘也。字蹟要較「爬山虎」大些；小字讀時非常費力。……………」

今早起來時，天氣十分悶熱，不到中午，烏雲密佈；頃刻間，閃電交作，大雨傾盆。吃過中飯後，我即睡下了。醒來時，已是雨霽雲消，天空清朗，路淨塵息，綠葉嬌艷；陽光這裡那裡撒下金線來！一切都明淨了！

我想這天氣的變換正可以象徵這篇故事，於是我呼吸在這清新的氣息裡寫着這本書的序。

站在階前，看着那一棵楓樹，被微風吹盪着；樹影婆娑，遮着直射着我的陽光。想不到枝頭上掛着一個馬蜂窠，我煩惡的用竹竿去打；這時候飛過來一個小鳥兒在地上啄食，我立刻喜歡得放下竹竿拿出饅頭屑撒給它。

而我寫這本書時就有着這兩種心情交替着的！……

初春的時節，有一個機緣我和我的一個別離許久的朋友相見，我喜歡得向她說：我要爲她寫一部小說，並且請求她把她那可歌可頌的一段生活更真實的告訴我，她聽了，並不懷疑我的力量，立刻就允許了。

於是我的生活憑空添了這些陌生的人物！三個星期以後，我寫成了交給她。她看了看說：『所有的人物都像，除去那個男主角外！』我聽了就把它放開。又過兩個月，她問起這件事，我於是又拾起來！

這些人物重又在我心中復活，漸漸的他們佔去了全部的我；我和他們同享苦樂，我完全受他們支配着。起初我煩惡着不能安派他們，洽到好處；終於我高興的跳起來，因爲我看到那些人物都離開我獨立生存起來了！

現在我的責任已卻，因爲我的朋友說這次差不多了。

差不多，並不完全像；而且，她說也許永遠不會完全像的。

她愛重他是這樣利害，我也無話可說了。

親愛的讀者們：我是再也沒有比和你們談話更高興的了；但是我請求你們讀它的時候，對於這點原諒我；假使有幾點生硬的句子和不盡情理的地方時；因為那該是那裡的人物自己負責。

至於書名，我卻爲難了一陣，原名是我那朋友題爲「冬天裡的春天」的，因爲怕有魚目混珠之嫌；後來又名爲「袖扣」，可是又怕成了術語，「袖扣的戀愛」什麼的。最後想起了我那朋友講說這故事時，第一句話是「三年」，於是就用了這名子。

末了，我要感謝馬麗雅小姐爲我校對，尤其使我衷心銘感的是那資助我出版費的人。

最後我希望讀者不要把作者和書裡的故事聯在一齊想。否則你會受騙的。

三年目錄

李韻如

目錄

第一章	相會	一
第二章	辯論會	二〇
第三章	邢先生	三一
第四章	星期五	三八
第五章	滑冰	四六
第六章	邀請	六三
第七章	回請	七〇
第八章	舊曆年前	七六
第九章	接待朋友	八〇
第十章	羊肉鍋	八九
第十一章	周大哥生辰	一〇一
第十二章	傳染病	一二二

第十三章	出院	一三〇
第十四章	他調	一三七
第十五章	端午節	一四三
第十六章	友人的書信	一五七
第十七章	歸來	一六三
第十八章	代課	一六九
第十九章	春來了	一七五
第二十章	覓來	一八一
第二十一章	意外的糾纏	一八六
第二十二章	歸家	一九二
第二十三章	友情	二〇〇
第二十四章	寄像	二〇九
第二十五章	訂情	二一四

一相會

三

「彬子不是一個不漂亮的人呢，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打扮起來。」星期六的下午，江文彬小姐被她的姨姊邢幹才小姐，強留在學校裡，替她修飾着。她熱心的給她分着髮，預備着把那一些零亂的鬢角用火剪攪捲，文彬只是很馴服的坐在靠近火爐的椅子上，等待着；當那隻燒熱的火剪挨近她的額前時，她覺到皮膚受着炙烤，本能的皺着眉，不時的把眼睛很迅速的閃着，望上看；企圖着望一下那隻使她發痛的東西。

「不要動，再動就燙着你的耳朵了，」她的姊姊小心翼翼的給她捲着，她把頭重複垂下去，合起眼睛，開始思索起來！當她一想到一點鐘後，就要會見那個人，她便完全沉溺在甜美的，幸福的，想像着的熱望裡！像是怕被人窺破了這將

是受感情的欺騙似的，帶有幾分偏愛，幾分固拗的保藏着這心底的祕密！幾乎是變成了一種至尙的情操的祕密！

「好了，這是多麼漂亮的一個頭，」『她的姊姊捧起她的臉來，很滿意自己的技術似的端相着她。她立刻睜開了眼睛，看見了鏡子裡的自己，仍然保留着幻想着的一臉溫情，做出一個微笑的警視；隨後她清醒的站起來，向她的姊姊致謝着。

但是，立刻發現了鏡裡的人不是她，她從未有過這種樣式的頭髮，她從未把臉塗過這些東西，她驚訝的望着鏡裡的面孔，鏡裡的面孔也驚訝的望着她。

「文彬，對你這是最美的化裝了，我真希望這時候有你的好朋友在這裏，那位姓什麼的？」

「不，姊姊這完全不是我，我不敢出去呢，我怕見生人！」她固執的用手撐上臉。

『那不能，你一定要這樣，否則我是不高興的。』她的姨姊撥開她的手，『你看這裏都弄亂了。』

『那麼，讓我戴上帽子吧，這頭髮，這脂粉，細的眉毛，實在叫我臉紅呵！我怕會叫我弟弟也不認識我。』

『不許，我要把帽子給你藏起來！』她們爭執着互相搶着帽子。

『姨姊，你不要搶了，我不戴就是了。』

『那才是好孩子，去吧，我還給你，明天早點回來，問候二姨！』

『一定的，我要給你帶點新鮮東西回來！』

『再見，彬。』

『再見，姨姊。』

文彬表示十分鎮靜的走過了校院，剛剛的走出了校門，便把帽子戴上，匆忙的踏上了那條熟念的道路。她只覺得兩旁的枯樹，一個又一個的在她身旁擦過。

她的急迫的，活潑的步伐，拖起了沿路的灰塵；一對大眼睛盲然的，不轉睛的，凝視着前面。她並沒有看到一些什麼！讀者呵！你們以為她真的是回家去了嗎？她這時候已經走開了那條回家的夾道，踏進往她朋友家的路上去了。

她不知道幾時已經走完了這條路程，來到了目的地。因為她立刻又想到了裏邊就坐着那個人，她的心因了有一種異樣的惶恐，開始激烈的跳動起來。她想，現在或者是已經和他相見，或者竟可以不見他吧！於是她輕輕的用着她微抖的手敲着門，並且希望裏邊的人不聽到倒也好些，門是出乎意外的很快的開了。

『呵，文彬，』女主人握着她的手，『什麼事留着你，來得這樣遲？』
『我是從學校來的呢，我可以坐到天黑，假使你不討厭。』

……『這就難怪了，原來化裝來着。』女主人上下的打量着她。

一陣紅潮像雨後的虹一樣罩到文彬的整個臉上，一直紅到耳際。

『是邢先生給我燙着玩的。』她以為最使她注意的一定是這個奇形的頭髮。

女主人并不理會她的話，只善意的笑着，她們走進寂靜的屋子。

文彬立刻意識到這樣沉寂的意義，她開始現出由於失望而生的不安！

「他們和君直滑冰去啦！不久他們就回來的。」女主人看出了她的客人的臉，她馬上解釋着。

「呵！呵！你們忙嗎？」文彬打岔的掩飾着。

「還好，你呢，比我們總算自由些吧！」

「也相差不了多少。」

「同事們都和的來嗎？那位邢先生怎麼樣？」

「邢先生很幫忙！」

「那天聽戲我彷彿看見了她，對了，你覺得戲還滿意嗎？」

文彬尚未及回答，隨着一陣門鈴響，帶來了幾個人的談笑聲。女主人對她笑着望了一眼說：「這是他們回來了。」便迎了出去。文彬呢，他把早已在想像中

感受了的、這種無可比擬的心緒，重新又真確的試嘗；像一個忠實的信徒，瞻仰她的聖主一般，爲了受一種特殊的光榮的恩賜，而在驚喜中帶來了微妙的羞弱；不可抑制的幾乎要跳破了的心，重又把臉激盪得通紅。

他們像巨人一般的闖進來了。男主人對於這位女客是熟悉的。那一個他們也會過一次面。文彬便像跑驛的人，照例在各驛憩下來替換她的馬匹；最緊要的是找到他最終的息所：這將是一個關，然而是一個多麼盪人心魄的關啊！

他們三人幾乎用着爭吵的口調談着冰場的事情，那比較高瘦的一個把冰鞋擲在地上，隨即把看去像是十分疲倦的身子交給了椅子。男主人呢，已經走出去了。而那一個人呢，他在做些什麼呢？他在尋找了一塊面巾擦着他的冰鞋。他們都旁着無人，像已經完全忘了剛才曾經和一個女郎相見的那回事；并未注意到她。文彬呢，卻喜在這漠然相處的境地裏，解脫了作客的縛束，獲得了感官的自由。她開始觀察這裏的每個人，女主人她已經不必在這時候注意，最重要的文彬眼裏

的三個人，讓我忠實的介紹給讀者。

男主人在他們三人中是最矮的一個，他的身體是相當的健壯，按照他的中等身材，他是一個胖子。他的面部是方圓的，五官是比較緊湊的；有着一雙濃的眉毛，低低的壓在兩隻圓而大的眼上。在一個正直的豐滿的鼻子下，嵌着一張寬厚唇的嘴。皮膚是屬於健康色的。在一種樸實的愉快的一笑時，露出了兩排比較整潔的牙齒。他的眼睛時常的貪婪的迷戀的追隨着他的太太。一眼看去，他是一個十分忠厚篤實的青年。但是，你要提防他暗地無聲的巧笑，這就是表示他的許多不便說的話。他有着一種獨有的浮彫的智慧，他常是在一種不越理不防礙旁人的談笑中，現出了沒有惡意的招人笑的談諧！他是他們的周大哥，只有他的太太叫着他的名子君直；他也同樣的稱呼他太太的名子俊英，省去了張姓。

那一個瘦長的人呢，實際上并不瘦也不是長人。他有着希臘型的側面；他的整個面部是端正的，長方的，他有一雙銳利鋒芒的眼睛，一個高高的鼻子，一張

薄薄的血紅的嘴，驕傲的弛鬆着；眉毛看去是挺拔的，雖然有些零亂。他的高超的理解力和觀察力，是得天獨厚的，常是以表情和語言并重的，表達他的心志。他的話常常是出於直覺，固執的使用他本質的粗鹵的，樸實的而又熱辣的天性。但是你一定以為他無論何時都是用感情支配着一切嗎？那你是錯了，他的頭腦冷靜起來，可以作出令人驚懼的事情。

現在我應當介紹我們這裡的主人翁了，他在文彬的眼中究竟是怎樣的呢？

文彬她可以客觀的觀察那些不相干的形像，她可以分析他們的身心的各部；他甚至於可以預測一些言行有着怎樣一個過程。但對於這個人，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精靈，她的聰明智慧機警敏感都失了效用；她不能安放一個適當名詞在他身上。那麼究竟他是怎樣一個人物呢！

他用一身整潔合體的黑色西服，包裹着雄偉的身軀。他的英俊優美的面孔，像美人夢裡的英雄，彫刻家理想中的塑像一樣完美。他藏在玻璃片裡的一雙眼睛

，像水晶一樣的玲瓏聖潔。生長在面部，正如海水佔據了宇宙的一部，一樣變幻無定。平靜的時候，精明透澈；一旦他發現了被你抓着了能够觀察他內部的蘊藏的機會時；它立刻掀起波浪，遮飾起將要被窺見的秘密！你只管費盡了心思，用盡了溫情，並不能使它靜止。而且它可以騷動攝取，縱然是石子的堅冷，也會被不知不覺的捲入了浪心。他是有着這樣一雙心靈門戶的。我只向讀者介紹這一雙看去美麗，溫柔，堅決，和善，熱情，而又冷靜的眼睛是不够的，因為他還有一個有着同一性質的嘴。他的嘴給予人的力量是和眼睛一樣的。但在另一方面，它要更多些；它可以剝奪人們的靈魂，生殺人們的生命。但是除了俱有這樣完美的各部外，沒有一些缺點嗎？他是有的，他有着潔白的而略嫌不整的牙齒；在左右耳際對稱的生着兩顆不算小的黑痣，這些因有着一種神妙的解釋，卻更表現一種魔力，在文彬眼中是如此的。他和他的形影不離的朋友，有着兩處相像的地方；他們有着同樣梳法的烏黑的柔軟的頭髮，比起他們的周大哥的粗厚過剩的

顯得嫵媚。他們的皮膚同是白潤細膩；尤其是那個長瘦的一個，就像是十七八歲的美姑娘，永遠是在兩腮上浮起紅霞的。如果用兩張紙給他倆作一個比喻：那長瘦是一個質地粗糙，未曾經過任何濫製和濫用的。它幾乎是不易被人泡製的。他仍是完整的，邊裡都未曾受着分毫的磨練而消失和有着缺陷的。他被人看到的是完全固有的型像：是熱情的，是坦白的，直率的，而且微帶粗鹵的。至於那張紙呢，顯然的是一張五光十色的燦爛的，使人驚嘆的，引起人們同情和愛慕的。他經過了人生各種色彩的渲染，融會了固有的本色，混和着奇特的科學和藝術的氣質。他留予人們鑑賞，投人們所好；他能使不同的心目中，都發出過高的讚美！但是，如果你要停止了你的不斷的頌揚，還想看一看它是具有怎樣一個本質，是一個什麼樣的怪物能够如此嗎？那並不是鑑賞的人們所能做到的事了。他的本質是精細的，潔白的，高貴的質地的。最好是不要去發掘它，也許有一日，他遇到了不可抵禦的陽光的透射，重現出來；那他的本質上也會留有塗染在上面色彩的